

序

今上御宇之二三年畿輔之間皆因雨潦成災

聖天子軫念民瘼尤加意郊圻重地旣

恩綸屢沛卹賑兼施不致一夫失所又

垂思永建平成之績

特簡練習河事大員俾疏濬直隸河道並將營治水田

於是京師士大夫多津津談水利矣顧天下之水

未收其利須先去其患水利在灌溉而患在衝決

淹浸故興水利者留水以爲用而除患者則排之

而使去也事雖殊塗而功歸一致特施工分先後
緩急耳有明一代言水利於畿輔者頗有人而貴
溪徐孺東先生之潞水客談爲最著余讀明史本
傳已得其大略恨未得讀其全書朱子絅齋自吳
中抄本寄致余乃反覆之而恨不與之同時一上
下其議論也觀其自述屬一二解事者裏糧走永
平瀕海之地徧行相度此一着已得機宜蓋山泉
水源散處遐僻而其每年消長變遷情形則又非
窮鄉野老不能周知無論高冠貴人不能徧覽周

詢卽分遣丞簿輕裝減從而往彼不耐辛苦則不能不解事亦不能而垂白里老一聞稍涉官府或震懾而不能盡言其稍解事者又不知官司訪此何爲亦不肯盡言鹵莽於往復之間何由得其詳盡乎不得其源流消長及其水力所及曷由定其宜分渠宜建閘宜建壩用法乎然孺東旣已窮究源委後又奉命治理宜乎漸次有成而卒被彈章挂吏議者則以欲用滹沱之故意將欲用之以灌漑乎畿輔有三大水不可用永定也滹沱也前

北行入界之漳河也其流濁其勢猛其消落無常
勢不受制惟善肥地所過之處往往變斥鹵爲腴
壤至欲設閘壩資澆灌則不能孺東深究水學豈
獨昧此與若隨宜設立隄防以障漫流此則鄙人
者之常事奚煩嘵嘵爲又本傳載伍聖起謂北人
懼水田成後東南漕儲將派於西北故土人多沮
之貞明默然夫苟慮此何妨疏陳於上謂國家東
南之漕歲以四百六十萬石計每石運費約若干
今畿輔修治水田可得萬餘頃以畝收二石計之

可得二百萬石若折漕於南收糴於北則所省運費不貲且可以備緩急而盡地利小之可寬吳越之賦推之且省江廣之漕惟土人有畏改賦之浮議因多觀望請天語昭示以釋百姓疑慮之懷則北人亦奚所懼而百計阻撓之哉孺東計不及此亦竊爲惜之然其功雖未奏於勝國而畿輔通志載稱雍正時怡賢親王奉

命查修水利尋源覘土以貞明之言爲信而有徵遂

奏請委員營治爲農民倡至今豐潤玉田之間人猶食

其利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至所謂致力當先於水之源源分則流微而易御田漸成則水漸殺水無汎溢之虞田無衝激之患是興水利卽可除水患此論祇可施於尋常湖蕩山泉小水若畿輔諸大川不能以此說施當別有疏濬之法在讀是書者慎無拘於是說哉按尚寶本末具在明史本傳茲附錄之以爲論世知人之助又王之棟劾疏淳沱不可開者十二余嘗得而讀之亦錄於後俾覽者得以究觀其事之始終云

道光三年歲在癸未中秋後三日益津吳邦慶撰

潞水客談

貴溪徐貞明著

徐子徵入諫垣首疏西北水利事水衡當事者迂其言置不省徐子乃撫膺歎曰當今經國之計孰有大且急於西北水利者乎惟槩而言之則效遠而難臻驟而行之則事駭而未信蓋西北皆可行也蓋先之於畿輔畿輔水利皆可行也蓋先之於京東永平之地京東永平之地皆可行也蓋先之近山瀕海之地近山瀕海之地皆可行也蓋先之數井以示可行之端則效近而易臻事狹而人信又恐

其難於遒度也則又裹糧屬二三解事者走永平瀕海近
山之境相度而經畧之既得其水土之宜疆理之詳始信
其事之必可行而猶冀其言之獲售也欲再疏以請草具
將上適以他事免官卒不獲一試客有問徐子者曰余聞
天下事諫官皆得言之今天子銳意化理卽水利報罷豈
無他事可言者而顧鰓鰓焉惟冀此議之再行且謂今日
之計無大於此者何歟徐子曰客亦聞古聖賢之治天下
乎禹功茂矣而濬滄距川乃其盡力而終身者騶孟談王
道惟是田里樹畜厥惟先務客何於水利而易視之余請

爲客悉其說夫雨暘在天而時其宣洩用以待旱潦者人也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寄命於天以幸一歲之豐收夫豐歲豈可常恃哉此其宜急者一也神京北峙而財賦全仰於東南之漕謀國者鑒勝國之遺事懷杞人之隱憂夫中人之治家必有附居常稔之田始可安土而無饑乃國家據全勝之勢居上游以控六合而顧近費可耕之田遠資難繼之餉豈長久萬全計哉今者早運而久積之儲蓄信有賴矣然運蚤而收之不及其熟有涸損之患久積而發之恒過其期有紅腐之憂其宜急

者二也東南轉輸每以數石而致一石民力竭矣而國之大計亦未能暫紓也惟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所入漸富則所省漸多始則改折之法可行久則蠲租之旨可下東南民力庶幾再甦其利三也昔禹播九河入於海而溝洫尤其盡力固以利民亦以分殺支流使不助河爲虐也周定王後溝洫漸廢而河患遂日甚今河自關中以入中原涇渭漆沮汾泌伊洛瀍澗及丹沁諸川數千里之水當夏秋霖潦之時無一溝一澮可以停注於是曠野橫流盡入諸川諸川又會入於河流則河流安得不

盛其勢旣盛則其性愈悍急而難治今誠自沿河諸郡邑
訪求古人故渠廢堰師其意不泥其迹疏爲溝澮引納支
流使霖潦不致汎濫於諸川則並河居民得資水成田而
河流亦殺河患可弭矣其利四也古之建國分土者必曰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而晉之邀齊欲使盡東其畝以便戎
車是則井田溝洫旣以闢土而宜民亦以設險而禦侮也
今則西北平原千里寇騎長驅無有阻隔若使溝洫盡舉
豈有此患而且田間各植榆棗桑栗旣可資民用亦可以
設伏而避敵其利五也往者劉六劉七之亂持竿一呼從

者數萬則游情歸之也蓋惟四民農必土著可以縻其身
家惟土曠而民游則輕去其鄉而易於爲亂誠使西北水
利興則人皆可安土何至有流賊之患其利六也東南生
齒日繁每人浮於地乃西北蓬蒿之野常患疾耕而不能
徧蘇子所謂聚則爭於不足之地散則棄於有餘之鄉其
不均每如此也今若招撫南人使脩水利以耕西北之田
則民均而田亦均矣其利七也東南多漏役之民而西北
罹重繇之苦則以南之賦繁而役減北之賦省而繇重也
使田墾而民聚民聚而賦增則北繇可輕其利八也沿邊

諸境有轉輸不能至者招商以代輸蓋有數頃之田困於一商遂棄業以他徙其有轉徙之苦者則私以折色兌軍商得苟安軍無宿儲卽承平勿論設有烽警何以待之惟近邊田墾轉輸不勞其利九也屯田之成熟者多屬隱占久則難稽然亦不必稽也西北非無田之爲患而不墾之爲患彼旣墾而熟矣何必歸官始爲國家之利哉兵之悍壯者恥於負鋤而其羸弱者又怯於荷戈驅兵爲農勢固難行惟募之爲農簡之爲兵則心安而力奮也政無不舉矣今天下浮戶依富家以爲佃客者何限募而集之可立

致也募農以修水利以舉屯田其利十也塞上之卒土著者少不得已而有募軍則居行給餉爲費不貲又不得已有班軍則春秋遞往疲於奔命又不得已而有按籍勾解檄方登逃亡旋報閭閻重困行伍又虛若近塞水利既修屯政大舉田墾而人聚人聚而穀足可以省遠募之費可以蘇班軍之苦可以停勾補之煩其利十有一也宗祿勢將難繼咸竊憂之而莫肯任其議將以難遺後人而後之難將有甚於今者世有勇於建議者則曰裁其祿弛其禁而已夫不資之以謀生而徒裁且弛之則饑寒者孰

恤昔范文正以兩府祿入尚能廣義田以廩族人以四海之富而不能使天潢皆獲安飽在聖天子展親睦族之仁必不忍其至此誠卽西北曠土擇人所棄者官爲墾闢分井而田如中尉以下量歲祿之意授田若干使得安居而食其土其後支庶漸繁田不再授彼既有田以開其治生之端復知田不再授則皆及其始授之時勤儉明農於其間以歲食之餘漸墾田擴產以爲長子孫之計則其才智者固可以致富卽庸拙者亦可以服田力穡其與坐食多餒散處失所者相去遠矣其利十有二也昔之有志者嘗